



# 蓝色海鸥号

〔南斯拉夫〕托涅·塞利什克尔

薛 蕾 译

封面、插图：雷德祖

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

# 蓝色海鸥号

〔南〕托涅·塞利什克尔

薛 蕾 译

\*

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

中国青年出版社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各地新华书店经售

\*

787×1230 1/32 3.75 印张 52 千字

1980年2月北京第1版 1980年2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 1—90,000 册 定价 0.28 元

## 前 言

托涅·塞利什克尔是现代南斯拉夫著名作家。

“蓝色海鸥号”是他早期为青少年写的读物之一。这本小说发表于1935年，出版后深受读者的喜爱，在国内外被译成多种文字，迄今已有30多种版本。本书是从苏联莫斯科1961年的俄文版转译的。

在作者写作这本小说的三十年代，南斯拉夫尚不是社会主义联邦共和国，而是南斯拉夫王国。那时国民经济落后，人民生活十分贫困，特别是沿海的居民和渔民靠天吃饭，朝不保夕。以本书中海鸥岛上的八个渔民为例，他们各自有一只破旧的渔帆船，每天荡着自己的小船在近海捕鱼，遇上暴风雨和坏天气就不能出海，捕鱼量极低，生活没有保障。

作家在那个年代，曾在斯普利特的奥米什岛结识了一位“无忧无虑”号渔轮的船长，并和他们一起出海捕鱼。大海的惊涛骇浪几乎把他们吞没。作家对渔民因使用落后的捕鱼船而付出的艰苦劳动，甚至冒着生命危险深有体会，因此在“蓝色海鸥号”一书中希望人们组织起来，集体劳动，摆脱贫困，走向美好的未来。作家在书中，把实现这一美好理想的希望寄托

给了孩子们。

如今，南斯拉夫已经成为繁荣幸福的社会主义国家，人民成了生活的主人，但这本书还是有助于我们了解勇敢、勤劳、坚强的南斯拉夫人民的。

本书出版过程中，得到南斯拉夫驻中国大使馆的热情帮助，谨致谢意。

译者

## 目 次

|                                                  |     |
|--------------------------------------------------|-----|
| 一、一个孤独的男孩子 .....                                 | 1   |
| 二、一个被驱逐的人返回岛上 .....                              | 9   |
| 三、回到岛上的那个被驱逐者之死 .....                            | 13  |
| 四、“蓝鸥”号全体船员 .....                                | 18  |
| 五、“蓝鸥”号全体船员为修补自己的船而去挣钱 .....                     | 30  |
| 六、全体船员几乎失去自己的“蓝鸥” .....                          | 37  |
| 七、“蓝鸥”的第一次航行，可怕的狂风暴雨和其他一些事 .....                 | 43  |
| 八、“蓝鸥”号全体船员后来的惊险事故，人烟绝迹的岛上的仓库<br>和其他一些重要的事 ..... | 50  |
| 九、“蓝鸥”号全体船员如何战胜走私贩子和缴获了“流星”号 .....               | 59  |
| 十、“蓝鸥”号全体船员摆脱了走私者终于得救 .....                      | 68  |
| 十一、面带伤疤的人的罪恶生活和他的忏悔 .....                        | 76  |
| 十二、“蓝鸥”号全体船员学习航海技术 .....                         | 80  |
| 十三、面带伤疤的人悲剧性的死亡 .....                            | 85  |
| 十四、“蓝鸥”号全体船员与狂怒的大海作斗争 .....                      | 89  |
| 十五、走私贩子如何盗走了“蓝鸥” .....                           | 95  |
| 十六、老尤斯特、米莱娃以及在斯普利特港发生的事 .....                    | 104 |
| 十七、“蓝鸥”号驶回故乡的海岸 .....                            | 108 |



## 一个孤独的男孩子

倘若从远方瞭望这长长的狭窄的海鸥岛，会觉得它象一条巨大的大头鱼。大海在这岛的宽阔地带伸入几个小海湾。在陡峭的山脚下，有一个海湾。那里有一个小渔村，此刻正洒满了阳光。在讲这个故事的日子里，这个小村只有八幢房子。它们都是用磨光的克洛地亚石头砌的。为了躲蔽风暴和坏天

气，在用石方垒砌的码头旁，常常停泊着八只渔船和几只划子。这几只帆船全都油饰着各种颜色；绿的、红的、黄的、蓝的、橙黄的和白色的；船头雕饰着各种花纹。

山上有一座小教堂，悬挂着一口低矮的钟，钟下面悠荡着一只唯一的小铃当。有几个小坟岗高出淡红色的地面。从山上可以展望邻岛和那一望无边的大海画面。

暴风雨和海风给山的南坡吹来一些土壤。渔民的妻子们就在那里种植葡萄。为了防备海风把它们连根掘出，她们把葡萄埋得很深，葡萄蔓捆得很牢。在葡萄园旁盛开着扁桃花，稍低一点，伸展着橄榄树的弯曲的枝条。男孩子们最喜欢在这里游玩。女孩子们爱用线把樱草花穿在帽子上，并用些春天的花朵编成花冠，装饰在放牧在草地上的那些母绵羊的脖子上。男孩子们常往安放在树下的那口古老、破漏的平锅里掷石子玩。

太阳慢慢地落到海上。当它那巨大的火球接触海面时，整个大海上宛若有千万条鲜红的火舌在跳跃。周围群岛交相辉映着淡红色的光芒。海湾下面鸣叫着的海鸥开始沉默下来，唧唧喳喳的鸟儿也都躲到树林里。一会儿，太阳落在大海的后面了；大海顿时熄灭。黄昏开始从海的深处升起来，它包围了山崖、帆船、小房、葡萄和橄榄树。

女人们从葡萄园里下了工，扛起锄头，唱着歌走到村里。一群孩子们也跟在她们后面往家走。渔民们聚在码头旁，边抽

着自家种植的烟草，边谈论着捕鱼量、鱼网和自己的坏运气。

一阵轻风吹过来熬熟的玉米粥的香味，男人们都站起来去用晚饭；孩子们更快，吃饭是用不着请两次的。人造的狭窄、陡峭的阶梯已被海水磨光，它直通下面的沙滩。据说这<sup>里</sup>此地最古老的房子。甚至连老住户都不记得它最初的居住者了。

就在这半倒塌的小房里面住着伊沃一个人，一个十二岁的男孩子——我们这个故事的主角。伊沃的母亲在生下他以后就死了；父亲失踪了，杳无音信。

很久以前，当伊沃的父亲还年轻的时候，他曾远涉重洋到巴西居住了很久，后来曾在飘洋过海的轮船上当过水手。某一天，他出乎人们意料地回到了祖国，而且不是一个人，还带着一个美丽的黑发女人——对于生活在这个偏僻的角落来说显得有些娇弱的女人。他买下一间房子，开始象大家一样地捕鱼。他阅历很深，见过世面，可以给渔民讲许多有趣的事。

“如果我们老是照这个样子捕鱼，”有一次他向渔民们说，“永远也摆脱不了贫困。”

“那么还能怎样去捕呢？”渔民们反问道，“我们的祖先和父辈都是这样子打鱼的！”他们确实生活得几乎象叫化子，但他们从未想过还能够有另外一种生活。

但巴西人——渔民们现在这样称伊沃的爸爸——没有

屈服。

“你们看吧，”他轻轻推了他们一下，“瞧，你们那摇摆着的船只，‘神圣的巴尔巴拉’、‘神圣的司法’、‘海星’、‘海燕’……”只可怜的小甲壳，八个主人，各干各的，所有人的渔网都是破破烂烂的……捕鱼量也是靠天恩赐；今天是空的，明天寥寥无几，而满载，几乎没有过。你们的妻子被贫困和愁苦折磨得干瘦，就象能折断的柳树枝子；你们的 孩子也从未吃过……”渔民们不十分相信地听他讲，但却偷偷地斜眼瞅瞅自己的船，瞥了一眼自己的妻子和光着脚的孩子，仿佛第一次看见他们似的……然后象一头生气的海象似地发出鼻嗤声：“瞧你，多么聪明的人！我们自己也不是昨天才生出来的，我们也知道，我们需要什么样的船和什么样的网。但是一个人能有多大力量？如果大家能合作……”

“就是，就是，”巴西人打断他说，“你说到点儿上了，大家合作！联合起来！让我们聚资买一只汽船吧！那时就可以远远地出公海了。那里的鱼是捕不完的，我们将撒出一张两百米长的大网……那才叫捕鱼量哪！我们共同劳动，共同享受劳动所得。通往美好的生活只有一条路——共同劳动。”

他的话打动了渔民们。他们谈论着，谈论着就四散回家了，什么也没决定下来。整个一个冬天人们都在考虑这件事，反复估量，权衡得失，到春天才凑齐了钱，于是就派巴西人到城里去买合适的船。



渔民们在码头上整整徘徊了两周；从早到晚透过灼热的阳光，眯缝着眼睛，张望着大海的远方，但始终不见巴西人归来。在第三个星期的最后一天他才出现。焦急等待着他的渔民们包围了他——但他突然跪在他们面前说：

“处死我吧，我对不住大家！钱丢失了……”

受骗的渔民们愤怒地扑向他，气愤地痛打了他一顿——要知道，他们之中有几个人为了这未来的希望已经把自己唯一的小船卖掉了，现在他们再也摆脱不了贫困了……

妇女们也跑来帮助渔民痛打他。只有当老尤斯特出面干涉时，才把巴西人从残酷的审讯中救了出来。但人们把他从岛上驱逐了。被打得遍体鳞伤的备受侮辱的他，从这个小村走到不知什么地方去了。从那时起，渔民中任何人都没有再见到他。

他的妻子不久也死了。只剩下伊沃孤零零的一个人。人们的怨恨也随着时间淡漠了。但尽管这个孩子是无辜的，渔民们仍是不喜欢他。如果没有好心肠的妇女和老尤斯特，伊沃一定会象因被猎人打死了妈妈而死在森林中的可怜的兽仔一样。

这个被抛弃在海边上的半倒塌的小房子里的孤儿，就是这样成长起来了。他尽量为自己赚来一些吃的；在岸边捕点鱼，替人放放羊，采集点橄榄和葡萄。冬天有些好心人送给他一件什么打补丁的破衣服。而当暴风雨怒吼和吹起刺骨的寒

风时，年老衰颓、白发苍苍的老尤斯特便把他从这不升火的破茅屋接到自己家中去。

老尤斯特是不念旧恶的。当渔民们提起巴西人说些难堪的话时，他总是对他们说：“他的本意是好的，只是他倒了霉……他的思想象金子一样闪光。”

在这个小渔村里，孩子们却十分友好。伊沃和他们一起去上学；学校座落在陡峭的山的那一坡，要走上两个小时才能到达。在孩子们放学回家的路上，他们一起打打蛇和蝎子，攀登峭壁，在所有的树丛里寻觅着——一句话，象世界上所有的孩子们一样。只有在暴风雨来临和在恶劣的天气里他们才留在家中。那时就是成年人也害怕到街上露面。

伊沃象一棵小野树一样成长起来了。他从他死去的妈妈那里继承了一张黝黑的脸庞，雪白的牙齿，宽大的嘴巴老是挂着微笑，一双蓝色的眼睛，眼神十分活泼；他的长长的黑色卷发从未梳理过。

他经常站在码头上手里拿着一个钓竿，凝神望着水面。当他发现有一条鱼悄悄游到岸边时，为了用藻类养肥它，便急忙把鱼竿扔在一边。他对这一带海岸的每一部分都了如指掌。他知道聚集着许多可食的龙虾的地下水洞、常常停着一些不动的鱼群的浅滩；他熟悉那些有小虾和螃蟹的地方；他深知在靠海的峭壁缝中做窠的海燕的癖性。

在春天，有时他常被某种莫名的不安搅扰。在这种日子

里，他往往避开人们，独自在靠海的岩洞里徘徊或者坐在母亲坟旁的扁桃树丛里。望着邻近的群岛，一边想着哥伦布，想着海盗，想着他所听过的一切童话故事……大海的自然景象，广阔的海面，蓝色的远方迷住了他。他感觉在海天交织的那条线后面，完全是一种新的生活：充满着不寻常的事件和有趣的惊险故事。小渔村下面的海湾则是一个拥挤的窝——在这里难道能展翅飞翔？别的孩子都跟着父兄乘着破旧的小船出海了，他们都有自己的亲人，只有他什么人也没有。有时他也向尤斯特流露自己的忧伤。但喜欢和怜悯这个孩子的尤斯特对他说：“不要往脑袋里装这些用不着的东西！你有成为渔民的一天，象所有居住在这个岛上的人一样；象我们，我们的祖先和在我们之后来到这个世界上的人一样。如果大海不把我们吞掉，我们会在这个岛上生活得很久。你是对的，我们生活得很沉重，但总还可以活下去嘛！瞧我已经七十岁了——在这个世界上我什么没见过呀！”

伊沃的心里很糊涂，但他还是注意地倾听尤斯特讲下去，并尽可能地相信他：因为老头是这个岛上唯一不蔑视他父亲的人。

家里保存着几本父亲的书：有描写航海的，还有一些地图。有时伊沃拿着书坐在自己的小房子旁边，长久地观看那些图画、风景和不知道是哪些国家的居民。而大海在脚下是那么诱人、那么平静地躺着，使他真想踏在上面走啊，走啊……

于是他又幻想着和老尤斯特常常讲到的他的父亲一起去航海。伊沃总是想到世界各个角落去寻找父亲，他活着还是死了？

天黑下来了。天空上的星星一个接一个地点亮了，它们好象从大海的深渊中升起一直走到天的最高处。波浪温柔地拍击着海岸。伊沃在黑暗中摸索着，到床上躺下，怀着对父亲的思念睡着了。风戏弄着折断的百叶窗，摇撼着它，又把它打到墙上。

## 二

### 一个被驱逐的人返回岛上

这个夜晚风狂怒地卷着小船上的帆，小船无声地顺着波浪划向闪闪发光的灯塔。只有拍打着船尾的浪花飞溅声和船帆有节奏地拍击桅杆的声音打破了夜晚的寂静。

船尾上，舵轮旁孤零零地站着一个人，瞭望着远方。在前面，小岛象一个黑点似地出现了。这个人放回转舵的杠杆，迈着沉重的步伐走到船头，他试着仔细观察一下靠近了的海岸的模糊轮廓。他的每一个动作都显出他是多么疲惫无力，这

似乎传给了小船——它勉强沿着微起涟漪的大海的平原划动着。

帆船划了一个大的弧形驶进了海湾。转向西方。现在重又张起帆沿着海岸爬行。它慢慢地驶向山顶小房那个方向，山被清晰地画在夜空中。

小船吱扭一声切入沙滩，轻轻地摇摆着停下了。这个人从桅杆上放下帆，卷起它，坐在船帮上，两手撑着头沉思起来。后来他把手伸到船头的平板上，摸索了一阵，拿起信号灯，点着它。现在借助灯光可以清楚地看见这个人了。他已经老了，留有一撮海员式的剃得短短的灰白胡须，深陷的两腮，一双疲倦的眼睛。

他沿着通向教堂后面一座孤零零的小房的人造的陡峭的阶梯往上走着。两脚已经不听使唤了。走到最后一级阶梯时，他不得不坐下来休息一会儿，最后他终于到达了这间破旧的小房。



门没有上锁，岛上没有小偷。况且也没有什么可偷的。甚

至叫化子和流浪汉都不光顾这个角落。

老人以听不到的脚步声走进了穿堂。百叶窗敲打墙的声音使他哆嗦了一下，停住了脚步。他举起信号灯，在暗淡的灯光的照耀下，墙上有一个人影在晃动。

他慢慢地观看这简陋的住所。穿堂里空荡荡一无所有，当那些灾难的日子来临时，所有能卖的东西都被伊沃的母亲卖掉了。只在有一堆白灰的石砌炉灶上面挂着一只铜锅子。靠墙立着两个瓦罐，绳子上挂着两只木勺。

“家里一个人也没有，”——老人想了一下，本能地靠到墙上。屋门虚掩着，他推开门走进去……天棚下飞鼠惊慌逃窜，又到穿堂乱跑了一阵。窗外刮着风。有一个男孩子正在一张木床上脸朝墙、盖着一床破旧的脏被子睡着。老人倒抽了一口气，信号灯在他手里抖动着；墙上映出一个疯狂舞动着的人



影。这一切莫非是他的幻觉？不，这是真的：男孩子无忧无虑地睡着，大概正在做梦。

床上方悬挂着这陋室里唯一的装饰品：一个年轻女人的照片，用珠母框子嵌着。老人一步走到床前，举起信号灯，照着照片……然后更走近些，小心地从钉子上取下照片拿到眼前……

“玛利亚……”

伊沃醒了，擦了擦眼睛。在昏暗的信号灯光中看到一个跪着的人的黑影。他瞬间吓得呆然不动。但马上从床上跳起奔向窗户，他的一只脚已经迈到窗台，正准备跳出去，就在这时老人回转过身来，看到了被微弱的信号灯所照射的孩子，不禁幸福地微微一笑，站起身来抢上一步去迎接他。伊沃僵住了，眼睛瞪得大大地盯着向他走近的这个不相识的人。突然间他的恐惧完全消除了。

“父亲！”

老人拥抱了儿子，盯着他的眼睛。

“我的小儿子，我总算找到了你！”

伊沃紧贴着父亲，双手牢牢地搂着他的脖子……

风仍在用折断的百叶窗敲打着墙。